

# “闹”元宵

□徐新格

正月初八，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收心鼓劲儿会结束后，社区居委会小宁喊了小刘急匆匆赶往黄河小区。“一楼的张阿婆太闹腾了，本来都同意安装电梯了，突然又反悔了。节前我和街道办郝书记上门沟通时，差点被她泼一身水。”小刘说。

黄河小区属老旧小区，面积不大，总共三排六层红砖小楼。张阿婆的“闹”在小区是出了名的。有人对此不解，说：“上海人都秀里秀气的，张阿婆这么‘闹’不应该啊。”也有人说，以前张阿婆的脾气大家还能接受，但是现在老人家太“闹”了。“前年她老伴走了，从此老人家就不愿与人交流，动不动对人发火。”

节前，郝书记带着小刘慰问小区困难户。顺道做做张阿婆的思想工作，但是张阿婆的面子都不给，直言“要想装电梯，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没聊两句，张阿婆端着碗水泼了出来。

进了小区，来到张阿婆门前，小宁做了两个深呼吸，今天这事儿一定要办成，毕竟在郝书记面前拍过胸脯了。“张阿婆，您在家呢。”小宁满脸微笑，“您家里的暖气热不热啊，我是特意来看您的。”

透过老式防盗门的隔挡，小宁看到张阿婆正坐在沙发上摆弄着什么。“门一拉就开，进来吧。”张阿婆头都没抬。

“家里的温度还行哦。”小宁和小刘进门边轻声说，“哪回进门您都有笑脸，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喝水自己倒。没见我忙着哩？”张阿婆用手指了指小木凳算是让座了，“聊别的随便聊，聊装电梯没门儿！”

“这小区几十年了，大家关系都不错。安装电梯是利己利他的好事儿，您住一楼不能太任性……”说到一半小刘感觉不妥，忙刹住嘴。

晚了！张阿婆情绪被点燃了，她开始强烈表达心中的不满，从小区外墙的臭水沟，到小区的单元门台阶“能跌死人”，再到背着她搞“圆梦微心愿”……说到激动处，

张阿婆表示要拨打“12345”热线，投诉居委会和街道办不作为、乱作为。

好一番劝，张阿婆终于平复了情绪。小宁解释道：“臭水沟在小区外边，地界归其他社区管，经过协商已经填平并改成小花园；小区单元门台阶已经改造成斜坡面了；‘圆梦微心愿’没有背着您，那阵子您回上海住了两个月，社区‘党员工作室’接到您的投诉后不是第一时间给您补了一个取暖器吗？”

话题聊到这儿，张阿婆乐了，说：“如果我的这个小小心愿都满足不了，你们就别吆喝‘圆梦微心愿’了。再说了，我把取暖器送给了环卫工老郭，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那您看装电梯这事儿……”

上一秒还眉飞色舞，下一秒，张阿婆眉头立马拧成疙瘩。哎，这可如何是好？

小刘小声嘟囔：“如实向郝书记汇报吧，咱们这刚钻不行。”

正在这时，郝书记的电话打过来：“怎么样，进展不顺吧？群众的工作还得群众来做……救兵马上就到了。”

救兵来了，阵势还不小。两个老姐妹、两个老哥哥，全是年轻时从上海来三门峡“建大坝”的老乡。张阿婆和几位老人哭一阵笑一阵，最终感叹苦尽甘来，都过上了好日子。

“平山老大哥走得不是时候，好在你还有建峡和爱峡，也算是有福啊。”有人说。

“今儿个多亏郝书记开车接我们来，以后我们要常来看你！”有人这样说。

“哟，你的老手艺没有丢，这灯笼做得真漂亮！”有人竖起了大拇指。

小宁、小刘、郝书记他们早退到了院子里，只是竖起耳朵听着屋里的欢声笑语。怎么不聊装电梯呢，真是急死人。小刘和小宁明显沉不住气。郝书记则一副胸有成

竹的样子。

屋里人终于聊到元宵节。原来，上海人称元宵节为“上元节”，最兴吃汤圆。崇明人最拿手的是青团和窰财馄饨，奉贤人最拿手的是花包圆和稻堆圆……

这时，张阿婆的儿子建峡和女儿爱峡赶来了。“妈，我们给您送汤圆来了。元宵节那两天我们封闭培训，可能来不了，您一个人住这儿多保重啊。”

“小时候就数豫园元宵节最漂亮了。”一位老姐妹说，“从正月初一开始，出灯、聚灯、赛灯、谢灯，亦文亦武地行街，直到正月十八的落灯。那都是东邻西舍最惬意、最和睦的时候哦。”

……

火候差不多了，郝书记当着众人的面问张阿婆：“马上元宵节哩，您老人家还‘闹’不‘闹’了？”

“元宵节哩，我不‘闹’了。”张阿婆舒展眉头，声音洪亮地说，“但是，你们得抓紧排练节目，到时候‘闹’给我看！过了十五，咱就安电梯！”

## 灯影元宵照流年

□晏难

暮色四合，街巷的灯笼次第亮起，红的暖、黄的柔，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将元宵的夜晕染得温柔而热闹。这一盏盏灯，是岁月的印记，是团圆的符号，更是藏在我记忆深处，从未褪色的童年微光。都说元宵是年的收尾，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场温柔的回望，借着灯影与月色，回望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旧时光，照亮往后漫长的流年。

元宵的灯，是刻在童年里最亮的光。儿时在下乡，没有精致的霓虹，没有盛大的灯展，可元宵节的热闹，却从不逊色。一进正月，父亲便开始忙着扎花灯，竹篾在他手中灵活弯折，转眼就成了兔子灯、荷花灯的模樣。母亲则找来彩纸，细心裱糊，再用毛笔细细勾勒花纹，一盏盏花灯，便有了灵气。我总蹲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盼着天色快点暗下来，好提着属于自己的花灯，去巷子里与伙伴们相聚。

天刚擦黑，我便提着花灯冲出家。巷子里早已热闹起来，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花灯，你追我赶，笑声此起彼伏。兔灯蹦蹦跳跳，鱼灯摇摇摆摆，灯光连成一串，在巷子里蜿蜒，像一条流动的星河。月光洒下来，与灯影交相辉映，照在我们稚嫩的脸上，也照在青石板路上，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那时的快乐很简单，一盏花灯，一群伙伴，一轮明月，便足以填满整个元宵之夜。

灯影流转间，总有一缕糯米香萦绕鼻尖。母亲总说，元宵的灯要亮，元宵的味要甜，这样新年的日子才会顺遂圆满。于是，在我们提着花灯玩耍时，母亲便在灶前忙碌着。提前泡好的糯米，磨成细腻的米浆，滤去水分，揉成光滑的粉团。她一边揉面，一边包包，黑芝麻的香、花生的醇，混着糯米的清甜，在厨房里弥漫开来。

等到我们玩累了回家，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早已摆在桌上。白白圆圆的元宵，浮在碗中，像一颗颗小小的月亮，咬一口，软糯香甜，暖意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一家人围坐在月下，吃着元宵，聊着家常，看着窗外的灯影与月色，时光缓慢而温馨。母亲总说，自己动手做的元宵，才最有家的味道，这份味道，藏着耐心，藏着心意，也藏着一家人的团圆。

后来，我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城市的元宵，灯火更盛，高楼流光溢彩，商场里的花灯精致华丽，超市里的元宵五花八门，可我总觉得，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我要在街头看过盛大的灯展，也曾吃过各种口味的元宵，却始终找不到当年提着花灯奔跑的欢喜，找不到那碗元宵里藏着的温情。

直到去年元宵，我带着孩子，亲手扎了一盏简单的兔子灯，又买了糯米粉，学着母亲的样子揉面、搓圆、包馅。当花灯亮起，当元宵出锅，孩子提着花灯欢呼雀跃，妻子笑着端起碗，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我怀念的，不是花灯的华丽，不是元宵的口味，而是那份亲手制作的仪式感，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

古人云：“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元宵的灯，照亮了夜色，也照亮了乡愁；元宵的月，圆满了夜空，也圆满了牵挂。灯影摇曳，流年匆匆，那些藏在灯影里的童年记忆，那些藏在元宵里的亲情温暖，从未随着岁月流逝而消散。它们像一束光，始终照亮着我前行的路，提醒着我，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团圆永远是最朴素的幸福。

灯影元宵，照见往昔，也照亮今朝。一盏灯，一碗元宵，一份团圆，便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更是岁月里最温柔的馈赠。

## 山城年韵

□梁生敏

豫西卢氏县城，群山环抱，洛水萦带。县境内崤山、熊耳、伏牛三山交汇，秦晋楚古风在此交融。从腊月到正月，这座秦岭余脉间的山城，便缓缓铺开一幅年味醇厚的年俗画卷。

腊月是序曲。初五过“五豆”节，唯独卢氏县及山城保留这一风俗。灶上飘起“五豆饭”的香。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眉豆在灶釜中咕嘟，加一撮玉米糝，一勺碱面，大火转小火熬成胶糊，以筷子刚能夹起时为最佳，配山里酸菜，或炒萝卜腿儿，拌白豆腐，最是开胃。我儿时听母亲说，吃了这饭，一年的辛劳便“破”去了。

腊八，别处喝粥，山城偏吃饺子。面团在妇女手中一捏一挤，呈元宝状。最特别的是那碗酸辣汤——碗底是老陈醋，撒山椒粉，缀茺荻末、芝麻盐，饺子在红汤中沉浮。游子归乡，总要先来一碗，仿佛佛这一口下去，才算真回了家。

二十三祭灶，供品是特制的“祭灶陀”——芝麻、花生、核桃碎进麦芽糖，压成圆陀，取“圆满黏缠”之意。二十四扫尘，二十五做豆腐。官坡镇出产的浆水豆腐，一般选用本地产优质黄豆为原料，配以官坡山泉水，经过长时间浸泡、传统石磨研磨，豆香纯正醇厚、回味悠长，饱蘸生辣蒜水趁热吃，特别过瘾。二十六蒸馍，白馍、枣花、炸包、豆包，笼屉叠得老高。二十八九下锅煮肉、炸油

货，厨灶的蒸汽氤氲了窗棂。

除夕，春联鲜红，门神威武。不少卢氏人家还延续着“接灵”传统，捧着已逝亲人或祖宗牌位，到祖坟上奠酒上香，把祖宗的“魂灵”接回家中，一起“过年”。有中堂的人家会请出家谱小子，炉香袅袅，祖宗与后人便在这一缕青烟里团圆。守岁，取暖设备开着，老人讲古，孩童嬉闹，子夜鞭炮炸响，新岁降临。

正月是高潮。初一饺子，初五“小年”再来一顿。十五元宵，“送灯”最为庄重——黄昏，家家提面灯、萝卜灯，走向祖坟。点点灯火在暮色山野间蜿蜒，如星河落地。那几日，出门的闺女能收到娘家“送十五”的枣花馍、牡丹、鲤鱼、玉兔，面塑上点胭脂红，是食物，也是艺术品。

二月二“龙抬头”，蒸“麦秸积”“抓钱手”与“菜布袋”。前者形似麦捆，祈愿丰收；中间寓意积攒财富；后者肚大馅足，白菜、粉条、豆腐丁，咬一口满嘴春鲜。在山城，无论大人小孩，整个正月不能理发，直到这个“吉祥日”，人们才能“剃龙头”，讨个好彩头，寓意辞旧迎新，祈求新年好运连连。到了这一天，山城的漫长时间方缓缓落幕。

山城的年，也在集市。一进腊月，四街八巷便活泛起来。东街的纯手工粉条晶莹，西市的浆水豆腐鲜嫩，南街挂满腊肉、土猪肉，北巷摆着牛羊肉杂和新炒的花生瓜子。山城各处市场的摊位

上，本地出产的核桃、木耳、香菇、毛栗、柿饼等土特产品琳琅满目，叫卖声不绝。外出打工的回来了，城市里定居的返乡了，街上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货品充盈——无数乡村渐渐静默，唯有这山城，仍热气腾腾，腊月的街市，每一天都上演着滚烫的“大集”。

山城的年味，延续了几千年，成为独具区域特色的年俗文化。但同时，山城的年味也在成长、演进。而卢氏小城，也有了新模样：潮玩城里年轻人笑语盈盈，改建的辛川坊一条街灯火流转；修旧如旧的城隍庙，鼓狮联演，好戏连台，香火兴旺，老人晒着太阳看大戏；连翘文化公园内，代表AI时代潮流的机器人在表演；聚河成“湖”，草肥水美的洛河城区段，一群群中华秋沙鸭遨游飞翔，映出一幅秀美安静的生态画卷……山城站在新时代，换了新颜，挟着新潮，却还是那座山城。

如果你在腊月或正月来到卢氏，请一定走进那热气腾腾的饺子馆，尝一口酸辣汤里的乡愁；请一定踏入摩肩接踵的年集，感受那穿越千年的喧嚣；请一定逛逛城隍庙文化产业园；请一定站在洛河沿岸步道或高楼上，欣赏五光十色的两岸夜景，以及中华秋沙鸭欢畅其中的“镜泊湖”。这里的年，不是怀旧的本本，而是活着的、呼吸着的、依然在生长着的文明之树。

# 伏牛

题字：邵玉铮

## 元宵

□高杰

岁岁上元  
今又上元  
一千三百年前的上元  
满城张灯结彩  
如织的男女  
花灯下熙熙攘攘  
个个捧着秦腔  
喝着冒着热气的汤  
这里是长安  
这里是多少人心仪的盛唐  
千年的东京  
上元遇见了汴梁  
百千灯明映欢颜  
一锅锅的浮圆子  
在宋瓷细碗中  
对月滚烫  
樊楼遥对着潘杨  
清浊之上泛着月光  
水有多深 相思就有多长  
大明年间  
上元 从南方到北方  
有人唱昆曲  
有人下西洋

西京的哈三  
吃了元宵出了回坊  
秉心从译路  
相伴搏风浪  
他将汤圆煮了再煮  
直熬出家的甜香  
新中国成立后  
元宵灯火更加辉煌  
火树银花  
把节日点亮  
天道酬勤  
让岁月荣光  
人还是那样相望  
灯却是火红两旺  
飞马留影多情窗  
春夜星宿点梦想  
旋转的流线  
是穿越的乐章  
摇曳的灯光  
成时代的交响  
年年过元宵  
岁岁记流光

## 父亲“上灯”

□魏益君

正月十五上灯，是乡下农家最虔诚的仪式。每年元宵节，我就会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上灯的情形，那瓣莹莹灯火，总让我情丝缱绻，依依眷眷。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正月十五这天，天还没有黑，父亲就要准备晚上的灯盏了。灯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胡萝卜切段，再用一枚五分钱硬币挖出盛油的凹槽，然后用一根柴草裹上棉花插进凹槽做灯捻。

吃过晚饭，父亲把凝固的花生油在炉灶上烤化，小心翼翼地往每一盏灯里添油。尽管我家平时炒菜舍不得多放油，但这时父亲却一点也不吝惜，一边添油，一边念念有词：“油满满的，日子也满满的，今年的收成也满满的！”

天黑下来了，父母开始忙着上灯，一盏一盏的灯点燃了，我们小孩子就跑到后地地门口、窗台、石磨上放灯，父亲还挑两盏大的，让我送到村中的水井和碾盘上。灯火跳跃着，把春寒料峭里

的农家小院映得柔情似水。有时，灯花会“啪啪”地炸开，父亲就会欢天喜地的说：“灯花开了，今年的日子也会开花了！”

在家里上完灯，父亲开始去上坟。村里的坟地在村东的那条河岸边，坟地里长着许多松树，大白天我都不敢进去，更别提晚上。父亲问我，愿意跟爹去上坟灯吗？我摇摇头说：“真不像个男子汉。”

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来了勇气，我说：“我去！”出了村，远远地看到那片坟地里有灯火闪烁，不时还有炸开的鞭炮声。父亲说：“你看，已经有人家先上来上灯了。”

走进坟地，许多的坟头上灯火炎炎，温暖着那片寂寞的黄土。当我真正走进这片坟地，竟然没有了想象中的害怕。父亲带我在先祖的坟前停留，拿出灯盏开始点燃，并吩咐我往那座坟头上送，同时告诉那个坟头上躺着的是哪位先人。

